

欲斫死頓悟。惡事將成。大眾驚怖。達師向余言之。余云。禍起蕭牆。常住卽壞。幸而修塔銀有餘。與彼二人解怨。買爲供塔香火。彼亦減價百兩。常住乃甯。

師四十五歲

▲放馬激變

順治三年春。旗兵放馬喫麥。鄉民無知。將馬收去。將軍巴公令兵作叛逆擒之。死者大半。妻子田產一應入官。餘逃者有家難歸。各散四野。忽有爲首者出。糾聚成羣。假名借餉起義。實是侵害善良。達照師怕怖。領諸眷屬下山。

▲安居嚴淨

四月初旬。余思土賊雖亂。安居自恣。弛廢已久。今初坐方丈。白眾行律。既逢夏際。豈仍置之不行。故於四月十六日。作前安居。比丘一百六十有零。沙彌八人。共一百七十三人。嚴遵律制。功倍尋常。

▲攝寇弭患

至五月二十。天未明時。土賊首張秀峯。領百餘人在外。山門一開。彼等擁進。向余言。此寺樓房頗多。廚竈甚大。借住幾日。余云。房竈果爾堪用。但有二事不便。一者。汝等取餉不予。必要捉人。弔拷苦索。眾僧觀之。云何。

下手。次則僧家與汝同鍋喫飯。官若察知。罪實難逃。聞妙峯大師初建此寺。皆是附近村鄉歡喜施工。搬運銅殿並木石等。其中亦有眾位父祖功德。今若毀壞。是毀壞自己福田。住處甚多。何不別去。如是再四卻之。乃云。且依師言。我等在外。不意房僧克修。有兄在內。亦是賊首。彼私頻往相看。及問土賊行止之信。一言不吐。大眾憂愁。彼無忌憚。余白眾云。每人取薪一束。將克修焚之。以絕大患。保護常住。彼聞魂落閉房。其師繼賢涕泣跪求。願遂余教。懇免焚燒。遂呼克修至。與言。明午常住設齋。請爲首者十人。不得多進。若依此則免。若人多進寺。及不來赴請。仍復治之。晚間集眾議云。明午土賊爲首者至。內外諸人左右兩列。老者次後。少者向前。勿生驚怖。都莫作聲。余不言去。則立。若言去。俱退。惟留二十人。每席二人。照應。到午依約而至。坐畢。大眾兩列。余云。眾位今日舉此事。因妻子眷屬被擄。家產田地入官。又是明朝子民。豈能甘心枉受。皆是不得已而爲之。彼等聞言。人人淚下。謂師盡知。余卽欠身。以手擊桌云。今請眾位赴齋。因銅殿勅

建龍藏欽頒。眾僧不能安樂。焚修豈忍廢其千年常住。此時亦是不得已而爲之。彼見余如是。都皆失色。連聲應云。曉得曉得。知眾僧之中有文武兼全者。師且不必動念。明早即便起營。余復以軟語安慰。彼別出寺。果於五更時起營。余防天明官兵卽至。急令眾管事各執燈籠。處處巡看。若有燒爨餘殘柴炭。盡皆掃除。用樹葉蓋覆。有禽畜毛骨。細細拾取。投之深澗。天色將明。鎮江都統馬公帶兵到山。乘馬直入寺內云。查得土賊在此住有八日。爲何容留不報。余云。旣住日多。豈無燒爨柴炭。屠殺毛羽。食啖殘骨。請差人四看則知。差兵四看。回云。果無形迹。施銀五兩別去。由此亂信傳播諸方。檀越絕行。每日薄粥三餐。數朝油鹽不繼。土賊不時往來。同住大眾心神不安。余白眾云。今始安居。切莫怖退。豈無善神冥護。凡有兵馬及土賊到山。余自向前應答。不勞眾人回之。眾聞心定。仍復精修。

▲毀屋自恣

六月初。土賊大起。咸上華山。有在上園靜室住者。有在龍窩靜室住者。有在黃花洞靜室住者。有在煉性巖靜室住者。有在橋亭住者。有在廚

▲一飯敗壞
常住

後靜室住者。如此六處。皆是常住界內。彼等或有具柬相拜借物。或倚賊勢著人索取。余獨向方便卻之。彼等若聞兵來。先卽四散。若知兵去。復聚合之。余揣必有大害。遂領眾將諸靜室盡皆拆毀不存。七月十五日。自恣於方丈中。時願雲公爲西堂。遂作安居解制詩云。安居歲事久沈埋。我佛嚴規負冷灰。白首僧流無一臘。寶華律社喜重開。受籌恰應南參數。坐草猶存西國裁。自恣已圓佳話在。波離絕學吼如雷。是也。

八月初稍靜。以常住事託監院頓悟照管。余在方丈樓禮佛。至十二日開窗看外。見一中年人。上著舊青衣。下露大紅色。廊下往來四顧。余卽下樓對頓悟言。此是兵裝俗漢。到寺觀探。切不可留。頓悟私語巡照。此是患難中人。留過中秋。何處不行慈悲。余知呼巡照訶責。彼人仰面視之。少頃百餘土賊。各持竹竿作戰器。豎立房簷。頓悟見已自怖。因是太監素有富名。畏其索餉。假作好情。煮飯留喫。邀買其心。余知下樓。土賊俱坐齋堂。盃筯已設。似不能止。向頓悟言。大眾一百餘人性命。竝千年常住。盡在汝

這一餐飯壞了。後來有事是汝。與我無干。彼露紅衣者。微笑而去。將軍巴公。廡公。同操江陳公。領兵出城。勦洗土賊。扎營東謝山頂。乃知笑者果是

操江。明官名。領江防事。別傳作中丞。卽巡撫也。

▲清兵圍寺

十三日中夜。清兵百騎上山圍寺。大眾慌亂。無路可逃。天色明時。余向頓悟言。我是方丈。汝乃當家。此時有事。同要承當。若兵進寺。常住盡空。連累大眾。遂開門至銅殿臺。領兵官問云。汝二人是誰。余答是方丈與當家。官喜。先自投見。共到山門同坐。問寺內有多少僧。余答老少共住有九十四人。官言。盡喚出來。若不出者。卽係土賊。外有木瓦作人及雕匠在寺。頓悟一時呼出。兵中密鎖一土賊認人。彼被鎖者。經一晝夜。魂散心悞。口不能言。惟亂點頭。由是出一匠人。彼頭一點。將十六人屈爲土賊。繩繫其頸。背縛而去。又餘六人以繩繫頸。同至營中。官見如許俗人。恐有餘隱。二官領四兵。令一兵把門。呼余與頓悟同進。其寮房有鎖者。以指破窗窺之。余決彼疑。卽扃手扭鎖。開門示之。案上皆是經書。惟敷牀榻而已。連開二

三房亦爾。信無欺妄。仍有未開之房。官令莫壞其鎖。兵官出門坐已。對余云。有人報汝寺中隱藏土賊。大老爺令我等捉解到營。老少一箇不放。卽令一兵乘騎押一僧後走。官自押余前行。余思寺內無人。兵亦無主。若眾兵擁進。則常住一物不存。因向官言。領兵者。出則先行統眾。回則在後鎮之。我是僧首。汝是兵官。應令兵押眾僧前行。爾我在後。則僧亦不少。兵亦不亂。兵官笑云。依汝所說。

▲平日修行
此時得力

行二十里到東謝山頂。進大營。見無數土賊。裸形網綁。千餘鄉民啼哭叫天。一兵執旗引余等蹲坐一處。將被冤十六人解上。少時復解下。在余等背後。兵言。眾長老俱要實說。若不實說。同此十六人一例誅之。言畢。但聞響聲。十六人盡殺。餘六人獲免其死。戮者血濺僧衣。余謂眾云。汝等切莫慌張。人人一心念佛。若是多生定業。今日必要酬償。若不在此劫數。自然解脫。平日修行。正在此時得力。眾皆依之。喃喃念佛。

▲臨難不失
僧儀

陳縣尹下來。單呼頓悟上去。拷審受苦。供余是方丈。差兵來喚。因思

生死如漚泡起滅。臨難不可失其僧儀。緩步直上。左右兵眾刀皆出鞘。齊喊令跪。余正色云。身著如來袈裟。佛制不聽拜俗。豈跪求其生。故違於律。遂合掌鞠躬旁立。巴將軍指余笑。自摩其頂。樹一拇指。向廡將軍陳操。江肉髻。聲如鉦鐘。二公說滿洲話。通事對余翻云。巴老爺說你頂與老爺頂同。是好和尚。不要你跪。操江陳公云。土賊久住華山。爲何不星夜來報。擅自容隱。余云。華山雖高。頂有過路。若土賊上前山。過後山。前面人見。謂住華山。若土賊上後山。過前山。後面人見。謂住華山。若來報時。無賊可擒。罪反在己。非是容隱不報。今華山在目前。請大老爺觀看。操江公回首仰望。果有過山大路。謂云。此且不究。又問孫太監是明朝內官。私養土賊。心懷叛逆。汝必知情。余云。孫太監是崇禎十七年來山出家。今作監院。未及半載。但知他捨官修行。其存心好歹。此是密事。某何能知。操江公云。果然此是密事。諒汝不知。下去。余復如前緩步而下。

▲直人不說
虛話

上面又拷打頓悟。予土賊飯喫。彼攀克修。兩人不認。卽夾克修鞭扑。

彼忍痛不過。又供余是方丈。爲一寺之主。復來喚問。余謂眾云。此去恐不能再回。各人正念。莫因余驚懼。遂如前儀而上。合掌鞠躬立之。操江公云。汝寺中十二日。予土賊東瓜飯喫。吾已有人在寺探聽。何得隱瞞。余見克修夾棍在足。頓悟。綁跪於旁。卽訶罵彼兩人云。明明十二日。有百餘人來寺。實是喫東瓜飯。爲何不認。有勞三位大老爺再三審問。自己受此極苦。操江公笑云。汝真是好人。向我直說。余云。老爺是問歷年以來喫飯。是單問。昨十二日喫飯。操江公言云。何歷年喫飯。余云。周圍百餘里村鄉總名華山。寺中僧眾多。每歲夏秋收割時。必去各村募化穀麥。所以村村皆是施主。凡到寺來。不論人之多寡。俱要茶飯款留。若不款留。下年則無穀麥。自有銅殿。至今年年如是。何止今年八月十二日一餐。彼來寺中又無弓箭兵器。知誰是土賊。誰不是土賊。操江公對巴廐二公說滿洲話已通事。向余翻云。三位大老爺說你是直人。不說虛話。不究喫飯了你下去罷。

▲行不亂步。
面不變色。

上面又審問頓悟常住所有之物。彼怕受刑。將田地山場一切盡報

入官言銀庫房是佛輝管。問彼方知。又來將佛輝喚去審問。彼答庫房止有銀三十六兩。錢八九千。官皆不信。大怒。細打佛輝。彼不能答。謂方丈知之。縣尹下來喚余。巴廩二公見余往來數次。行不亂步。面不變色。向通事說。通事語余云。大老爺叫你坐說莫怕。陳操江公云。華山寺大僧多。日費不少。何故虛報止有銀三十六兩。余云。庫頭怖畏。說不明白。復問余云。實有若干。余言。我本師三昧和尚。因緣最大。王侯宰官皈依者廣。銀兩極多。爲人解脫。不蓄分文。處處修寺造佛。末年又改造華山。銀錢用盡。去年閏六月過世。我等弟子薄福無緣。錢糧稀少。僧眾又多。常住缺用。有青馬一疋。賣予南京織造府車公。得價銀五十八兩。昨八九日用出二十二兩。今故止存三十六兩。大老爺若不信。可差人去問車公。則知虛實。巴廩陳三公自相說已。又皆點頭。通事向余言。三位老爺說你不虛。不去問車公了。遂解佛輝綁繩。又喚玄文繼玄上去。操江公言。訪得你兩人同克修。是本地人出家。乃華山房頭。可綁起。操江公對余云。此四人事。與你無干。下

▲黑旗改綠旗

去。余不敢回首再視。復往下。同眾共坐。

至正午時。日色蒸烈。無樹可蔭。六眾久坐且飢。人人汗淋難耐。倏爾烏雲覆頂。猶張傘蓋。四邊仍舒日光。天色已暮。有一執旗兵至。呼云。眾長老可隨我來。余謂將去臨刑。眾皆失色。兵營中亦有善人。合掌歡喜唱言。諸師汝等得生了。先是黑旗守之必死。今換綠旗相引。莫怖。仰面視之。果是綠旗。眾心乃安。

▲持戒人不用殺器。飢食。同飢。食同。

到一山坡下坐已。數十兵圍看。對大眾云。今日若非這方丈師。往來訴辯分明。與三位大老爺有緣。不然。汝等皆不能活。一兵近余云。汝勞苦一日。且歇息片時。將腰間弓囊解予作枕。余云。此是殺器。持戒人不用。又一兵云。汝飢了。將隨身一乾餅奉之。余接餅擘碎散眾。彼云。汝自喫莫分。余云。共住修行者。飢則同飢。食則同食。況今在患難而不均耶。兵俱讚歎。議云。我等可往前村造飯。明早送來。至中夜口甚渴。望坡下有一小水池。俱奔就飲。味甘且涼。天明見是一牛臥穢塘。

考別傳云。將軍等欲殺監院孫內監房頭克修三人。師爭之曰。罪在寺主。願勿累他人。將軍益奇之。並釋不殺。

▲眾舉住山。寺產悉復。官爲護法。

日色出已。兵來喚至中帳。操江陳公謂余云。汝是修行人。可住華山。領眾回去。余云。今某不住。操江公謂大眾云。彼既不住。汝眾中別舉一有德者。眾齊答云。惟此方丈住得。別無人住。陳公笑云。我說汝住。眾亦舉汝。爲何前住。今卻不住。余云。前住者。因先師棄世。塔未造完。若土賊亂。卽捨去。諸方責其不孝。故爾不去。今不住者。一百餘僧被屈捉來。幸三位大老爺明察免誅。已是再生。今華山已成難地。倘土賊依舊過山往來。有人又報藏隱。眾僧豈復坐待其死。故爾不住。縱塔未完。亦無不孝之罪。操江公云。不須慮後。苦辭。巴敷二位老爺同我爲護法。此華山卽是本朝香火。此後並無兵到。若有兵及餘人到寺侵害。汝但送一字帖來報。吾卽擒斬首。明日給示到寺張挂。余云。今奉命去住。孫太監將常住田地山場。一應所有。盡報入官。非彼私產。懇乞還僧。操江公歡喜。一切給還。余與大眾領謝回山。

及至到殿拜佛。不覺悽慘俯地。淚傾不止。何緣復瞻金容。山下巖巷

▲陳道人與香師

▲結奸

村陳一人是皈依弟子。聞十三日夜清兵圍寺。將僧盡捉往營。甚是憂慮。十五日欲上山探看。彼子姪相勸。此時兵營還在東謝。徧山多橫死屍。路絕行人。且勿速往。彼云。弟子知師有難。豈忍坐視。故於午間到寺。見僧放回。問敍其由。彼心悅歸。香閣黎師在鎮江上方寺起期。純之弟兄去買香燭。奔至上方借宿。香師云。華山有事。莫連累我期場。可往別處宿。純之弟兄含淚而出。於十八日回說之。大眾聞已。無不嗟嘆。余云。華山是先老人全身窳堵。不但聞難不憂不問。抑且見生者不憐不留。吾香師是何心哉。彼陳道人是何情歟。

半月後有一壯漢。作營伍莊飾到寺。大眾已是傷弓之鳥。見俱驚怕。余近前以軟語問彼。彼云。操江大老爺處。差來取馬。余云。寺中果有一好馬。任爾騎去。彼聞心喜。余復語云。馬今予汝。可有憑據否。彼於腰間取出一小帖示之。見非硃筆。乃是赤土。接帖在手。卽大叱云。汝是誰黨土賊。敢來寺中嚇詐馬正。豈不聞巴廩陳三位老爺。作華山護法耶。鎖起送官。彼

卽跪下叩首求放。謂我不肯來。是我們爲頭者張崑叫來。大哭不止。忽天雨淋漓。余復憐之。語云。今日放汝去。若再如此。必定不恕。予汝草鞋一雙。傘一把。速去。彼脫皮靴穿草鞋。冒雨飛走。自此華山太平。土賊絕迹。

師四十八歲

第三次去華山

▲建木戒壇
受具

順治六年二月間。達照師之徒有一二人。余是教授。彼故侮僧規。師縱不訓。余遂下山渡江。欲上北五臺。行至滁州關山。遇當家湛一留住。乞求受戒。願雲公是先老人披剃受戒弟子。余亦是教授。在山學律。集眾影堂。誠責眷屬。語達照師云。見和尚是先老人面囑。繼居方丈。又從死難中保全叢林。理當遵規聽教。依止修行。何以抗拒觸惱。自壞門庭。今得罪方丈。卽是得罪先老人。親書擯條。驅出不法者。達照師偕離言大德至滁關。接余還山。復從嚴整律規。始建木戒壇受具。大眾不減三千指。日食僅儲數朝之糧。雖然如是。亦未斷餐。

當時無有人提議令眾作經懺以維持常住者。

案順治七年師

四十九歲。此依

順治六年冬。有甯國府長生會主人來請。余允再議。七年。是余五十五歲。四方檀供不募而至。諸刹耆宿相愛而臨。有覓心師是先老人披剃。爲